

# 我有一个蓝色的回忆

## ——看海想到《海洋科学》的琐事

周海鸥\*

从小就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我，其实对海老是有种种蓝色的萦绕和缠绵，因为对大海、小海太熟了。为什么说种种而不说一个？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海的蓝色不是一种光谱上的纯蓝色，而是很复杂的蓝，有时也显现出绿色。当我乘船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再逢天高云淡，海是挺纯挺纯的，很好看、很浪漫的蓝色；当我架竿屏息，凝神于挂着晶莹水珠的鱼丝而与那些鱼兵蟹将熬斗耐力时；又当我憋足勇气鱼翔潜底，穿梭、逡巡于海藻礁岩之间，海，好像又在蓝中加了好多东西，或者根本没了一点蓝色。

噢，是我的身和心所处的位点不同使然。

我已经离开《海洋科学》5年有余了，离开这个我为之流汗、为之泣血、为之激动、为之骄傲了26年的小刊物，而继续留连于下一个5年或再加以有不可知的5年之间想她念她。像小时候一样，我又站在了岸边，只不过不是在看潮汐的涨落、侦探钓情渔情，而是在另一个位点遥看着这个仍在蓝蓝的海洋中乘风远航、盛载着无限知识和讯息以及办刊人、作者、读者的热情和激情的《海洋科学》。她与海和天融为一个蓝色。这个蓝色，就是中国的海洋科技事业。

有许多隐隐约约和清清楚楚的记忆，对这个小刊物。说这个刊物小，是我们曾经一起办过这个刊物的人都这么说的。其实在海洋所里说她小，是因为跟所里的那些大刊物比的。我们谦虚、我们心里有数；在外面看可不见得她小，这一点我们很自信。因为她在我国海洋科技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培养我国海洋科技事业人才中起到了并将继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不谦虚了，但我们心里仍然有数。还因为在我国同类海洋科技期刊阵营中，我们始终站在了前列，始终迎着潮头，始终引导着学科（尤其是在海洋科技方面）和期刊潮流的走势和流向。

然而，很多人不是这么说，更不是这么想。因为有了比较才有了鉴别，人家比较了嘛，才有了那些想法。可是，许多事情又不是人家想你是怎么你就必定认为自己是什么了。你可以争取用一些做法悄悄改变人们原来的认识；也可以不管人家怎么认为，你就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做下去。大树可以挺拔生长，小草也照样可以在生境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活得生机勃勃。在创刊的那些年月，《海洋科学》这株小草确实太渺小了，令许多高台的学者不好恭维你，甚至让有些人不屑一顾你。的确，现在看看那些初创时期的《海洋科学》，从内容到版式，从装帧设计到印刷装订，都无法让人家向你敬礼啊。关键在你自己怎么做，能不能做好。这个“怎么”和“能不能”其实就是人的一种观念和思路，生活中也常有这种小事例。我有时做莱切黄瓜，当菜刀与黄瓜呈直角的时候，经常让切下的瓜片满菜板骨碌，而当你变换一个角度切，切下的瓜片成了椭圆形的，骨碌不起来了，规规矩矩地趴在那儿。思维角度决定了用刀的角度，结果却大相径庭。我们办刊物的立意也是个思维角度和用刀角度的问题。当时有人就存在不想当小草，想当大树的思维观念，非要把《海洋科学》办成个大学报，感觉自己是个学报的编辑，那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结果可想而知。在我国海洋科技期刊阵营中，学报有学报的作用，通报有通报的作用，科普有科普的作用，谁也不能替代谁，也绝无必要替代。这也算是个硬道理，但在社

\* 原《海洋科学》编辑部主任、总编辑

会现实中,人们的世俗观念引导人们往高里攀,当学报的编辑就高,当通报和科普的编辑就低。都喜欢做大树,谁来当小草?所以,做《海洋科学》的编辑还就得想得通这些东西,如果你想不通,或者你往高里攀,最终会摔下来;或者就算你认命以后撞钟度日,如果不思进取,最终也是要被淹没。当你把自己的身和心都移到另一个位点,以一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得到新鲜的感受。我记忆尤深的是,当年我与曾呈奎老先生一段让我重新认识我们这个小期刊的故事。记得有一年,曾老碰上了件棘手的事,有人诬告他学术侵权,为此,他要澄清历史上的一些学术事件,以正视听。有一天已过了下班时间,我还在编辑部忙,忽然接到曾老秘书周显铜老师的电话,让我去曾老办公室一下,说有要事跟我谈。当时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迅速地跑到曾老办公室,曾老和蔼地接待了我。记得当时孙国玉老师(曾老的学生,已过世)也在场,他是最熟知曾老学术成就艰辛历程的人。当时曾老给我介绍了一些有关问题,孙老师也在旁做了补充。最后,我们研究决定,由《海洋科学》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孙老师写出的文章,以澄清学术历史上有可能被歪曲的事实。嗣后,我以最快的编辑、出版速度(好像第二天就要发当期的稿件)使这篇文章在两个月后面世了,这种发表速度,在我国海洋科技期刊(《海洋科学》当时还是双月刊)的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加上其他措施得力,那股诬陷风最终没能刮起来,文章发表后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庸质疑的。当然这是后话了,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海洋科学》的价值和力量,看到了这株小草深层的蕴藏,感觉出我们这个小刊物中的大,同时,体会出我工作的价值和成就感,从此,更增添了我和同事们办好这个小刊物的决心和力量。

再以后,我们这个小刊物的编辑们做出了许多大事,主编了中国海洋学史上有多位科学院院士参与编写的第一部著作——《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及开发》;受人之约编辑了《海洋生物技术》等多部大型学术专著,以及多部直接指导海洋生产技术的书籍和一些技术资料。这在当时我国海洋科技期刊界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前无古人的。草多了就成了一片草场,就能创造出惊人的生态效益。

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其实是因为我们始终有一种理念,有一种不妄自菲薄,通过不懈努力创造价值后而获得的自信心和支撑力:是我们始终坚信一种信念,即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国家海洋科技事业有益的,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益的。所以,我们最终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和重视,同时,也就获得了能帮助别人成就事业的力量。

这就是《海洋科学》的精神所在。一叶小草经年磨砺会变成多种色素的组合,当它融入大海的时候,人们所见到的可能就是蓝色,非常好看的蓝色。

如果还有人不怎么看得起这个小刊物,我给大家说一个曾经听到的故事:

有位女士在机场候机,买了一本书和一盒饼干打发候机的时间。她找到一个位子坐下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突然间,她发现坐在身边的一个男青年伸出手,毫无顾忌地抓起放在她们两人之间的那个盒子里的饼干吃了起来,她不想生事,便假装没看见。不久,这位心怀不悦的女士也开始从那个盒子里拿饼干吃。她假装看了看表,用眼角的余光看到那个“偷”她饼干的人也在做同样的动作。她更生气了,暗自思忖:如果我不是那么好心肠,那么有教养,早就给这个无礼的家伙一顿拳头了。她每吃一块饼干,那家伙也跟着吃一块。当剩下最后一块饼干时,那人不太自然地笑了笑,伸手拿起那块饼干,掰成两半,给了她一半。她接过那块饼干,想到,“这人真是太没教养了,甚至连声谢谢都没有!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听到登机通知后,她长出了口气,急忙把书塞进包里,急奔登机口,看都没看那“贼”一眼。在飞机上坐好后,她又开始找那本没看完的书。突然她楞在那里,她看到,自己的那盒饼干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自己的包里。

故事讲完了。生活中有些以为的事情其实是不以为……

每每看到大海,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恋到《海洋科学》。我爱大海,更爱《海洋科学》。因为有她,我才拥有一个难忘的蓝色回忆;因为有她,我才能够让我的理想飞得更高、更远。

写这篇小文算是为曾经爱过并将永远爱着的30岁生日的《海洋科学》留做个纪念吧。

2007.9.9